



向往风景

## 淋漓的雨水，没有传说……

□徐子鸣

我们在四川的西昌邛海边，磨磨蹭蹭地到上午9时多才出发，中午进攀枝花市寻找饭店，又花了不少时间。然而一开进云南的地界，下午3时多就到了元谋县境内。“元谋”出自傣语，意思是“骏马”，而“元谋人”，我们早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就读到过。1965年，考古学者在元谋县的上那蚌村，发现了猿人的牙齿化石，并发掘出大量的炭屑和哺乳类动物的化石，后经古地磁学方法测定，他们生活于170万年前，是能够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，早于“蓝田人”、“北京人”等猿人，从而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年代推前了100多万年。

我们没有进元谋县城，而是在高速公路的前一个“石林”的口子拐下了。云南有“三林”之奇观，即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的石林、曲靖市南部陆良县的沙林，以及元谋县城附近的石林。石林已去过两趟，但石林至今还没曾谋面，这也是我们此趟自驾游所要参观的第二个重要内容。路上并无明显的标识，车辆在导航的指引下，经过物茂乡，进入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道，如果来了两辆旅游大巴，是根本无法交会的，让人颇有点疑惑，前面会有个4A级景区？然而就在开了五六公里后，狭窄的乡道边，赫然出现了一个石林风景区，但停车场里车辆不多，游客稀疏。据说元谋一带属热带稀树草原气候，年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左右，却有干季和雨季之分。雨季在每年6月至10月之间，此时石林被雨水浸泡变软，影响景观，而且景区内道路不好走，不适宜旅游。看来我们来得不是时候！

进售票大厅一打听，我们才得知，原来元谋盆地的石林群落共有13座之多，总面积达42.9平方公里，其中分布集中、面积较大、发育典型的是浪巴浦石林、物茂石林和班果石林。我们所在的物茂石林开发最早，已建起游客接待中心、窑洞宾馆、绿色餐厅、多功能商务会议厅等等旅游设施。而浪巴浦石林于2010年10月1日才开门迎客，虽石林高大密集、类型齐全、蔚为壮观，是国内已负盛名的影视外景拍摄基地，但在元谋城西50公里的新华乡境内。于是团长拍板，提前买了第二天的物茂石林风景区的门票。本想晚上的住宿、吃饭也安排在景区内的窑洞宾馆，但几位兄弟进去一打探，大失所望，里面不仅昏暗惨淡，没有一个游客居住，而且整个宾馆还在整治修缮，许多地方让人无从落脚。

我们只得驱车返回物茂乡。到了物茂乡中心小镇，已是下午5点多了，整个小镇宁静平和，中间的道路没多少车辆，老人抱着孩子在路上悠闲地散步。我们找到一家“物茂商务酒店”，大着肚子的老板娘殷勤地接待。整栋大楼三四层皆为客房，讨价还价后每间仅要价70元。在我们喝酒、吃饭时，有朋友还从其他饭

店煮了一公斤牛肉、活杀了一条大鱼，要价仅200来元。清汤煮的牛肉和鱼肉，自己加调料，吃得我们赞不绝口。

第二天上午7时多我们下楼集合，物茂中心小镇还是静悄悄的。吃过早餐即登车前往观赏石林，近8时顺原路到达景区，我们是第一批游客，而工作人员才开始上班。待我们坐上10元钱一人的观光车，天却淅淅沥沥地下了小雨。据景区的导游图介绍：物茂石林发育于150万年前，与170万年前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的“元谋人”共存于第四纪早期。现今整个风景区总面积为8平方公里，分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个游览区，由一条长约1550米的主沙沟和34条幽谷组成，分布着45个主景点、127个小景点。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地印有“蛤蟆鸣雨”“土司城堡”“盘龙玉柱”等字样的景点，我心里嘀咕道，要想在近三个小时内，看完这些景点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只有按着主要路径，仔细看几处景点，有个大概的印象就可以了。观光车在山头一平台停下，我们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滴，俯瞰下面的“龙头化石”“馋岩泣血”等景点，但我瞪大眼睛，说实话真也分辨不出哪是“龙头”哪是“馋岩”，所见到的只是高低不一也算错落有致的帘状、柱状，以及屏风状的土柱，而且在阴沉的天空映衬下，颜色也只有黄褐色。

趁大家还在上面徘徊拍照之际，我率先走下山谷，路上满是土堆、土柱上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泥沙，有几段水沟都被堵塞了，水在路面上横流。我摁摁路边形状各异、或粗或细的土柱，基本都是由粗沙和细小的砾石构成，有软绵绵的感觉。慢悠悠地走了近半小时，上面的人还没下来，雨点逐渐密集起来，景区内寂无人声，我突然感到仿佛独处于一个原始粗犷、苍凉蛮荒的外星之地，如果迷了路，恐怕不是件好玩的事，心里闪过一种怕兮兮的感觉，于是赶紧在一个岔路口的休息亭中等待。石林，其实是流水侵蚀地貌的一种特殊形式，也是水土流失的一种特殊结晶。大自然以它的鬼斧神工，精雕细刻出千奇百怪、千形百状的艺术殿堂，可谓人间万象无所不包，宇宙万物无所不有。也许今天还是龙柱、城堡、庙宇，明天就演变成了鸟兽、仙女、神像，在淋漓的雨水，没有传说，也没有故事，有的只是你的无限的想象力……听着亭子外“滴滴答答”的雨声，我这么悠悠地想着。



校对日志

②

## 前有埋伏后有追兵

□方名列

原本我们的报纸只公布编辑、组版的姓名，后来领导考虑为加强校对的责任心，一并公布校对的姓名，以示监督。这样的话，压力来了，原来如出错，只我们内部知道谁是校对，现在好了，透明了，如出差错，“知名度”就高了，哈哈，我这张老脸还往哪儿搁？不过，转面一想，也好，这是把双刃剑，迫使你认真仔细工作，加强责任心，好事一桩啊。

同各大媒体一样，单位专门组建了一支评报员队伍，由不同行业喜欢读报、热爱新闻的人员组成，每天对我们的报纸进行评头论足。他们建有一个微信群，在群里发表他们的看法，而总编室会根据评报员反馈上来的信息，梳理归纳，每月汇总出一期《新闻与交流》，内有意见建议、咬文嚼字、编评往来等版块。我们编辑部戏称，这是“前有埋伏（评报员），后有追兵（读者）”，这些评报员都生有一副“火眼金睛”，在鸡蛋里面也要挑出骨头来，哈哈！报社领导会根据总编室的《新闻与交流》，落实责任，最终扣钱。

我到报社不久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在领导的职务前多加了一个“副”字，硬生生地给降级了，这是业内的大忌。总编知后，一早立马去领导处“负荆请罪”，领导倒是高姿态，说没关系的，普通的一次出错而已。总编回后立即召集我们开会，通报此事，望引以为戒，相关责任人全部扣钱，当然，扣钱的“规格”是最高档次的。

这使我想起来曾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听前报社总编说，他每晚都提心吊胆的，唯恐出现大错，至第二天一早坐在办公室里，电话铃不响，始才长出一口气，放下心来，说明当日应该没事了。我当时听后，持怀疑态度，有那么紧张？那天经历，方觉确非夸大之词。后来想想，那位前总编怪不得年纪不算老却早早地谢顶了，精神压力所致啊。

其实那天晚上等稿子，版面直至午夜才搞定，人一旦过晚上十点，就有困感，上下眼皮打架。特别是冬夜，外面北风那个吹，整幢办公楼黑灯瞎火的，只我们报社的几个房间还灯火通明，想想也是蛮辛苦的，我后来是有深刻体会的。那次出错虽非有我的“份”，但也要引起足够重视，不管多晚，得用悬梁刺股的精神，一丝不苟工作。

我校对一二版后，深感责任重大，首先咱这小地方，不可能每天都有重大新闻，内容相对比较枯燥。实话实说，在过去，我最多是浏览一下标题，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整个版面你得仔细地看下来，来不得半点差错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二版，于晚饭前是可以搞定的，但一版肯定是要晚了。那天下午有个领导现场会议召开，直等到下班还没开好。待会议结束，记者写好稿子，再传给有关部门审阅，然后再记者修改，编辑编好，才能给我校对，这一圈兜下来，至晚十点还没搞定，最后到晚十一点才下班。心想，那位文友说的话倒没忽悠人。

比起编辑他们，我下班还算早，编辑还要精益求精，修改标题。说白了，这标题是良心活，你说一般的标题也通得过，但要取个博人眼球的标题，确也不易。现在是快节奏生活，一张报纸到手，总会先浏览一下标题，有兴趣的才会深读。而组版呢，还要等最后版面确定，值班编委上传印刷厂，才能结束。至次日凌晨下班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其实最辛苦的莫过于我们的总编。当晚，每编好一个版面，值班编委先传给总编，她先浏览一下，对版面的排样、文字的大小、取的标题及报花提出不同意见，特别是一版，重中之重，力求以最佳的版面、最佳的报道奉献给读者。虽说现在网络技术先进，总编在家也能看到清样，但我们都是早晚班轮换的，而总编却犹如每天上晚班，就是她去外地开会学习，也是同样操作。

